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五八五次会议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鲍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包布利斯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俄罗斯联邦	扎加伊诺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4314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1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通过议程。

##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 在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重要会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自由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克·格罗诺先生和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费多托夫先生在维也纳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热烈欢迎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阁下，现在请他发言。

**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欢迎安理会关注在冲突局势中的人口贩运和流离失所问题。

首先让我们弄清楚我们今天讨论什么问题：贩运人口是现代的奴隶行为。奴隶行为并不只是以往的恶行劣迹；即使在我们今天发言的时刻，在这个2015年，在联合国这里，有《联合国宪章》摊在我们面前，并围绕这个马蹄形的圆桌举行会议的时候，数百万人正在像奴隶一般地生活，或生活在像奴隶一样的条件下。

大多数遭到贩运的受害者都是弱势的妇女和儿童，他们遭到欺骗或诱拐，生活陷于痛苦、剥削、虐待或劳役。这种残酷无情的作法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必须立即停止。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年9月，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会员国承诺对目标5、8和16的贩运人口问题采取行动。

今天，流离失所的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更有数百万人陷于冲突之中，无法逃离。这些人的人权遭到各式各样的侵犯，更遑论

遭到贩运。为了性奴役、卖淫、非法收养、奴工、犯罪或招募成为儿童兵的目的，他们被贩售和贩运。

安理会已经听到约有20个国家遭到冲突吞噬或试图从冲突中恢复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方，这些行为无处不在。受害者主要都是妇女和女童，但也有男童和男子。数以千计的男子和男孩被上帝抵抗军和其他武装团体强迫征召入伍。被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等团体不幸劫持的妇女和女童的困境众所周知。博科哈拉姆在奇博克镇绑架了数百名女学生之事受到全球关注，而对该次事件的记忆仍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

在伊拉克的数千名亚兹迪族妇女遭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绑架和奴役。正如秘书长在2015年10月13日向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

“达伊沙有系统地迫害亚兹迪族人的罪行，包括杀戮、酷刑、强奸和性奴役，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我们必须确保追究责任。”（S/PV.7533，第3页）

我非常赞赏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今天代表亚兹迪社区参加会议，亲自说出这种残酷和悲惨的状况。

贩运人口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侵犯人权，并且必须以此加以看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补充议定书》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框架。这项议定书有169个缔约国，接近世界各国普遍加入。我敦促所有国家批准以及充分落实这项议定书。

第2195（2014）号决议认识到有组织犯罪包括贩运人口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想费多托夫先生一定会谈谈这个问题。我敦促所有国家加入打击贩运人口、偷运移民和腐败及奴役的各项国际条约以及保护人权尤其是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条约，成为这些条约缔约国。我们还有《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在冲突局势

中解决这种问题的规定。当然，我已经提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也处理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我们应该更加有力地落实《行动计划》和《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国际议定书》，特别是在国际冲突局势和冲突后的重建工作中。这是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我们还应支持机构间打击贩运人口协调小组进行的重要工作。结束贩运人口也意味着致力于解决人口贩运猖獗存在的各种冲突。

恐怖的故事说出了囚禁的妇女和儿童受到何种待遇。但是即使在囚禁解除之后，痛苦仍然持续存在。上个月，我的朋友和同事、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在伊拉克北部杜胡克附近接待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坎克营会见了若干亚兹迪族贩运受害者。他要我务必简短地转达他的印象。他与两名逃离达伊沙控制并与家人重聚的女童进行了交谈。她们确实脱离了达伊沙的魔掌；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她们仍然感到恐惧，无法摆脱记忆。事实上，这种暴力的伤痕会延续一辈子。幸运能够逃生的受害者需要援助，重获她们的权利和尊严，并重返社会。必须给予她们机会，使她们能够新生和建立新的未来。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托基金就是为了她们展开工作的。我鼓励大家 - 会员国和其他各方 - 向这个基金捐款。此外，极其重要的是，必须使贩运者负起责任和将其绳之以法，做到有罪必究。

最后，贩运人口时常被描绘成无法想象和难以启齿的事。但这是我们真诚、严肃的共同责任，应该深入思考和明确说出无数无名无姓的受害者身受的暴行。不能让人口贩运者在我们全力建造的世界中容身。让我们全力使他们没有操作的空间和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费多托夫先生发言。

**费多托夫先生**（以英语发言）：罪犯滥用冲突局势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破坏法治这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安理会也已多次认识到，世界许多地区手段日益精良的跨国犯罪网络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现在，这次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能帮助大家注意这个犯罪—恐怖主义—冲突关系中的一个特别可怕方面并对此采取行动。这个方面不幸极少受到注意，也就是最弱势群体—陷于冲突交火之中的妇女、儿童和男子；时常穷困潦倒和流离失所的人；许多四处躲藏设法逃脱困境的人—成为贩运人口的受害者。

在2011年以前，叙利亚主要是贩运的目的地国。不过，依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收集的资料，自那时以来，至少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有10个国家已发现有叙利亚受害者。

自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国北部发动其叛乱以来，世界许多地方更经常地发现来自伊拉克的贩运人口受害者。来自非洲之角的贩运人口受害者，包括索马里公民，越来越多地在欧洲被发现。尽管许多人被贩运到其他目的地，但是，大量的受害者是被像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这样的团体在其活动的区域买卖和剥削。

要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环境下采取行动，显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次辩论是在及时地提醒国际社会，我们事实上已经拥有强大的框架，能够为打击贩运人口的共同对策提供手段。在这些框架中，首要的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有重大影响的《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该议定书是大会2000年通过并于2003年正式生效；它是第一份国际文书，其中要求将一切贩运人口的行为均以犯罪论处。

该议定书还为进一步的开创性步骤奠定了基础，包括大会2010年通过的《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全球行动计划》（大会第64/293号决议）；该决议还授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关于贩运问题的研究，并建立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托基金。该公约及其议定书提供了一个法律和务实的框架，各国可以据此处理通常都涉及多重管辖权的犯罪。

好消息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该公约和贩运问题议定书的缔约国，而且近些年来，它们大多数都已颁布了相关法律。坏消息是，并没有很多国家充分使用这些法律——它们自己的法律。对于指控贩运人口犯罪，41%报告称，每年根本没人被定罪，或者不到10个人被判有罪。显然，这种有罪不罚现象必须终结。我希望，本次辩论将进一步鼓励各缔约国履行其在该公约及其议定书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能够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促进受贩运影响的国家——不论其是原籍国、过境国，还是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守护者，正在协助各国开展这些努力。过去两年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通过其全球打击贩运人口方案，向6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以使各国政府能有效执行该议定书的各项规定。在受冲突影响的主要区域，还建立了专项方案。

为了应对通过地中海进行的移民偷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的结果——问题，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制定出一项计划来支持会员国，其中包括研究与分析、国家能力建设、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和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通过加强刑事司法能力和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我们也在帮助阻断为犯罪活动提供手段的非法资金流动、腐败和洗钱等。

受害者的利益仍然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作的核心所在。明年，我们力求让接纳了大量难民人群的国家派出实际工作者前来与会，交

流他们在处理难民易受贩运影响和预防被骗受害的脆弱性等方面的经验。在联合国系统内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寻求通过其积极参与机构间打击贩运人口协调小组的活动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一致和连贯的对策。该协调小组是由大会建立的。它将16个联合国和其他伙伴聚集在一起，从事打击贩运人口的斗争。我们通过协调我们的方针并利用各机构的附加价值，能够帮助确保，在联合国系统的对策中没有任何缺口。作为该协调小组候任主席，我会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对应方对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讨论采取后续行动。

有了该公约及其议定书，我们就有了一个商定的强有力法律基础，用以开展打击贩运人口的合作和协调一致行动，包括在冲突局势中。通过该协调小组，我们已建成各种结构，以协调联合国为各会员国提供全面协助的行动。我们必需最充分地利用这些工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随时准备支持各会员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费多托夫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格罗诺先生发言。

**格罗诺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今天讨论冲突中贩运人口的问题。现实是，武装冲突让平民非常容易受到诸如强迫劳动、奴役和奴役一样的做法等极端剥削形式的侵害。我们正目睹的是，现时伊沙伊斯兰国在十分可怖地对雅兹迪妇女和女孩实行奴役的情景。通常伴随着冲突出现的大量平民百姓流离失所，还促使把人向这些高度具有剥削性的局势流动。这种为了剥削的目的而进行的流动就是《巴勒莫议定书》给出的贩运人口的定义。

冲突与贩运人口之间的联系并不新，而且往往涉及违反其它反对奴役、强迫劳动、酷刑和被迫失踪的国际准则。所有这一切的历史背景都是在一份题为“摆脱枷锁的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的，作者是詹姆斯·科凯恩博士，由自由基金和联合国大学发

表。该报告指出，差不多一个世纪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系统一直在处理贩运人口、强迫劳动和形形色色的传统奴役形式等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普遍的奴役、强迫劳动和性奴役，而且这些罪行都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起诉并判刑。最近，安全理事会支持的一些法庭也认定，贩运人口、性奴役和强迫劳动还都在巴尔干地区、西非和柬埔寨的冲突中起了作用。这些法庭的重要工作已帮助明确的是，对于各种奴役罪行，不存在有罪不罚的问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冲突、奴役和贩运人口之间的联系只是看起来在不断地扩大。十分显而易见的是，伊沙伊斯兰国就是这种情形。在多数冲突中，相对而言，奴役是隐蔽的，因为这完全是一种禁忌，但伊沙伊斯兰国则是在直接挑战禁忌。据认为，有3 000多名妇女和女孩现在被伊沙伊斯兰国当奴隶使唤。它是在通过官方政策和媒体宣传倡导复活奴役，组织奴隶市场和合同登记，甚至发行正式的指导手册。伊沙伊斯兰国已经将奴役和性暴力体制化，以便加大招募力度，为此许诺男性战斗人员有机会获得妇女和女孩，以便通过怀孕为新的阿拉伯帝国增加人口，恐吓各社区就范，使来自战略区域的人口流离失所并通过贩运、奴隶买卖和赎金产生收益。我们很快将听取纳迪娅·穆拉德·巴斯·塔哈的发言，介绍在伊沙伊斯兰国治下的奴役肆无忌惮的现实。

我们也正在目睹非洲冲突中的奴役。在尼日利亚，好战的团体博科圣地组织有一项明确的奴役、儿童招募、性奴役和强迫婚姻的政策。它绑架了2 000多人。它的首领阿布巴卡尔·谢卡乌已经宣称，它绑架的数百上千名妇女与女孩将被强迫与他的战斗人员结婚，或者“在市场上卖掉”。

从更大范围来看，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在萨赫勒地区的冲突正在使无数的民众流离失所并听凭他们遭受贩运人口和奴役之害。从这些冲突流离失所的个人也正在其他地方——既有在中东和

北非，也有在更远的地方——被剥削，包括在强迫婚姻、家政服务、在建筑工地和在商业性剥削中。较富有国家越来越封闭的边界和越来越不愿意接收难民，也加剧了这些问题；贩运人口高发的国家官员们未能执行已经制定到位的法律，也同样加剧这些问题。

冲突是这种流离失所和脆弱性的根源。它是驱动贩运人口网络发展的引擎。东南亚的情况同样如此，缅甸的流离失所现象尤其如此。这一现象正迫使罗辛亚人从事强迫劳动，包括在为西方国家超市提供海产品的供应链中这么做。即使凭着自己的信仰外出的个人是自愿移徙，但在途中或到达后，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到非法剥削，从而成为贩运人口的受害者。

有时候，贩运人口甚至不涉及跨越国际边界。在非洲，安理会正努力应对许多冲突。催生这些冲突的原因是以工业化规模开采冲突资源，而助长这些冲突的因素是强迫劳动。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安理会采取了重要步骤鼓励进行企业尽责调查，以防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冲突资源进入全球供应链。

在其他情况下，所涉贩运人口活动是让儿童为武装团体从事强迫劳动。从上帝抵抗军在乌干达和邻国的做法中，我们非常可怕地看到这一情形。

最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至少已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另一局势——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非关系到非国家武装团体，而是关系到参与贩运人口活动的国家。在他最近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声称，多达50 000名北朝鲜人被送到国外，在无异于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的环境中工作，以规避联合国的制裁，为该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应对一些极其恶劣的虐待行径。

首先，安理会应向武装团体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从法律上为这一广泛而系统的有组织

贩运人口政策定性：危害人类罪。这将发出信号表明，责任人不仅应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而且还应受到任何拥有管辖权的国家的起诉。

其次，安全理事会应当明确指出，它希望联合国系统各个部分更加有效地开展合作，帮助各国应对冲突区的现代奴役问题。目前，联合国的努力零碎分散，协调不力。而且，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行为体几乎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安全理事会应呼吁秘书长任命一个有时限的特使，任期为今后三年，以制定全系统的指导方针，帮助联合国行为体弄清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一道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

第三，安全理事会应解决催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为此要求特使制定切实有效的供应链措施，以确保合法企业不会无意中助长冲突区的贩运人口活动。此类措施可借鉴关于冲突矿产的公司尽责调查准则和一些会员国关于供应链透明度的最新法律法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联合国可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只有发挥这种领导作用，奴役行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罗诺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塔哈女士发言。作为特例，在她发言之前，我想对她的勇气表示感谢，并感谢她来到这里，在安理会诉说她的遭遇。我知道，这并非易事。

**塔哈女士（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感谢美国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邀请我在安理会发言。

我怀着极大的悲哀、感激和希望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作为一名雅兹迪人，我是世界上最古老宗教之一的后裔。今天，我们的宗教濒临灭绝。我在这里谈论被称作伊斯兰国/“达伊沙”的组织对我们实

施的行径——贩卖人口、奴役妇女、战时招募儿童和对我们社会犯下的灭绝种族罪。我在这里向安理会讲述我的故事和我国社会发生的事情。如各位成员所知，我国社会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里告诉安理会，3 400多名妇女和儿童遭到绑架，至今仍下落不明。伊斯兰国企图毁灭我们的文化，剥夺我们的自由。我在这里谈论困扰我国社会的梦魇。

2014年8月3日前，我和家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宁静的Kocho小村。但当时，伊斯兰国攻击我们的地区。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真正的灭绝种族大屠杀。这些邪恶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不同国家，有武器，有装备，还穿着制服。他们的目标是以我们是异教徒为借口——这是他们的说法——将所有雅兹迪人斩尽杀绝。伊斯兰国不仅仅来杀害我们的妇女和女童，而且还把我们视为有待交换的战利品和商品。这些罪行并非随意犯下的。他们制定了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政策。伊斯兰国前来的唯一目的是通过武力、强奸、招募儿童并摧毁我们所有的寺庙来破坏雅兹迪人的身份。所有这一切只能解释为针对我们的身份、特别是雅兹迪家庭的灭绝种族行为。强奸被用来摧毁妇女和女童，并确保她们永远无法再次过上正常的生活。

8月14日，来自伊斯兰国的人把我们召集到村里的学校。他们将妇女、男子和儿童分开。从学校的二楼，我看见了他们。他们把男子带走，并将其杀害。我的6个兄弟被杀害，而另三个兄弟在这次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他们用巴士把我们妇女和儿童运到另一个地区。一路上，他们凌辱我们，无耻地对我们动手动脚。他们把我们带到摩苏尔；那里有150多个其他雅兹迪家庭。那里的一个建筑物中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包括作为礼物被交换的儿童。一个男子向我走了过来。他想把我带走。我低头看着地，害怕极了。我抬起头后，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他像个怪物。我哭喊着说我太年幼，而他人高马大。他踢打我。几分钟后，另一个男子朝我走过来。我还是看着地。我看到，他个头稍矮一点。我恳求他带走我。我十分害怕第一个壮汉。带我走的

男子要求我改变我的宗教信仰。我拒绝了。然后，他要我伸手给他，与他结婚，说了一些如此这般的话。我说，我感到身体不适；大多数妇女因为受到严重惊吓月经来潮。几天后，这名男子强迫我穿好衣服，逼我化了妆。然后，在那个可怕夜晚，他得手了。

他强迫我参加其军事旅，天天凌辱我。他强迫我穿上无法完全遮体的衣服。我遭到殴打。我决定逃离，但其中一个守卫拦住了我。那天晚上，他打了我，要我脱光衣服。他把我扔进守卫们的房间，他们开始实施犯罪，直至我不省人事。

被绑架三个月后，我终于得以逃跑。我现在住在德国。所幸的是，德国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治疗。为此，我感谢该国。

但这不仅仅是我的苦难；它也是集体的苦难。“达伊沙”给了我们两个选择：要么成为穆斯林，要么去死。甚至连一些决定成为穆斯林的人也被杀害，而且他们的女人遭到强奸。现在已发现一些乱葬坑。其中一个埋葬着“达伊沙”不再想要的80名妇女的遗骸。另外，还发现4 000名男子的遗骸。我们的大部分领土仍在“达伊沙”的控制之下。

由于遭到严重毁坏，我们的解放区无人居住。雅兹迪人对自己是否会再次在其土地上居住毫无信心。仅在上周，70多名雅兹迪人在前往欧洲的危险旅程中溺毙。成千上万人正在寻找出路。许多人将移徙视为其唯一选择。伊斯兰国使雅兹迪妇女沦为贩运人口行为的对象。我今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的要求，并且热切希望人性尚未泯灭。

第一、我们要求解放仍在冷酷无情者的摆布下受苦受难的逾3 400名妇女和儿童。

第二、我们要求，过去发生的事件，包括谋杀、集体奴役以及贩运人口被定性为灭绝种族罪。我要求安理会今天找到在国际刑事法院解决灭绝种族问题的方法。

第三、要求解放我们的所有地区，包括我自己的Kocho村庄，以使我们能够埋葬我们的死难者。我们要求为雅兹迪地区和受到威胁的少数群体提供国际保护，以使我们有一天能够返回我们的地区并且和平地生活。我还请求在国际监督下划拨国际预算，以便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和重建我们地区。

第四、我们要求安理会成员向我的社区敞开国门。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有权寻求一个捍卫我们尊严的安全国家。每天，数百人甘冒生命危险。我们恳求你们今天考虑像德国已做的那样，为雅兹迪人和受到威胁的其他少数群体，尤其是贩运人口行为受害者提供安置办法。

第五及最后、我们恳请安理会一劳永逸地终结达伊沙。我遭受了他们给我带来的痛苦。我目睹他们的邪恶行为。必须将犯有贩运人口罪和灭绝种族罪的人绳之以法，以使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索马里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妇女和儿童能够和平地生活。今天必须杜绝危害妇女及其自由的犯罪行为。

**主席（以英语发言）：**让我说，我参加过许多安全理事会会议，人们通常不鼓掌。但是，他们今天为一位杰出的年轻女子鼓掌。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他们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依照《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安全理事会回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列有第一个关于贩运人口罪的国际商定定义，是有效防止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的纲要。

“安全理事会最强烈地谴责据报在冲突地区发生的贩运人口事件。安全理事会还注意到贩运人口行为破坏法治，助长其他形式的跨国

有组织犯罪，因而可能加剧冲突和制造不安全局势。

“安全理事会痛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为达伊沙）的所有贩运人口、包括贩运雅兹迪人的行为，以及伊黎伊斯兰国的所有文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践踏人权行为，并痛斥上帝抵抗军和包括博科哈拉姆在内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或武装团体的这类贩运人口行为和侵害及其他虐待行为，包括进行性奴役、性剥削和强迫劳动，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有助于资助和维持这些团体，特别指出，某些在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

“安全理事会重申，所有会员国必须充分执行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的相关决议，包括第2161（2014）、2170（2014）、2178（2014）、2199（2015）和2249（201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还重申，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充分执行相关决议，包括安理会对恐怖分子在一些区域通过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贩运人口行为获益表示关注的第2195（2014）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已成为某些恐怖主义团体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表示关注的第2242（2015）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加强政治承诺，更好地履行有关法律义务，将贩运人口行为定为刑事罪，防止并以其他方式打击此类行为，进一步努力发现和阻断贩运人口行为，包括建立有效的查找受害人机制，让已查出的受害人、特别是冲突中的受害人获得保护和援助。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包括在调查和起诉贩运人口案件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并为此呼吁继续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接获要求时提供技术援助。

“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考虑批准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安全理事会还促请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加倍努力，切实予以执行。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设立的贩运人口问题工作组在设立后提出的各项建议，促请各国进一步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打击这一罪行。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行为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特殊影响，包括她们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侵害。安全理事会打算继续处理这种影响，包括酌情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中在工作组的任务范围内和在安理会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议程框架内，处理这种影响。

“安全理事会对贩运行为的受害人、包括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的贩运行为的受害人表示声援和同情，特别指出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要积极主动地查明弱势民众、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中的贩运行为受害人，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工作中全面满足受害人的需求，包括酌情主动查出受害人，向他们提供或让他们获得医疗和心理社会援助，以及把贩运人口行为的受害人当作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并按照国内立法使他们不因被迫参与非法活动而遭受处罚或受辱。

“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追究在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的人的责任，特别是政府雇员和官员以及任何承包商和分包商，并敦促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减轻公共采购和供应链可能助长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行为的危险。

“安全理事会欢迎目前为处理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做出努力，请秘书长查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贩

运人口行为，进一步采取步骤加以预防，积极处理有关报告，以便追究性剥削行为的责任。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联合国采购和供应链助长冲突中贩运人口行为的风险。

“安全理事会敦促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开展工作的联合国相关机构建立技术能力，对冲突中贩运人口事件进行评估，主动筛查可能的贩运行为受害人，协助已查出的受害人获得必要的服务。

“安全理事会打算继续处理它处理事项清单上的局势涉及的贩运人口行为。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12个月内在改进现有的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机制和采取本主席声明提出的步骤的进展。”

这项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15/25。

尽管对今天在座的嘉宾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官僚，但这是我们使联合国系统运作并把事情做成的方法。我要补充说，十分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谈论这些问题。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如果我的声音听起来颤抖，那是因为我感到在纳迪亚之后在本会议厅发言是十分困难的。今天从我的办公室走到会议厅是一段平静的路程。幸运的是，我没有生活在冲突局势中。幸运的是，我没有亲身了解什么是贩运人口。幸运的是，我不了解什么是冲突中的性暴力。

我最近距离接触此类局势是在今年3月，当时秘书长为竖立在联合国总部入口处的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人永久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我记得，秘书长在该次活动上明确地表示，纪念碑应当促使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应当

令我们展望未来——并审视现在和贩运人口问题。这个问题无异于现代形式的奴隶制。

因此，我首先要敦促所有代表和本组织全体会员在我们每次进入联合国总部时都看看这座纪念碑，想想像纳迪亚那样未曾过上我们其余人所过的生活的人们，并且利用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所有工具，以更大的决心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和冲突中的性暴力。

我认为，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很好的一步，但这当然是不够的。我祝贺美国常驻代表今天下午唤醒了我们对贩运人口现象的良知，而贩运人口现象是让我们真正感到羞耻的事情。也许这是人类目前所经历的最应受到谴责的现象之一。

我想在试图提出一些有效打击贩运人口问题的其他措施之前，向安理会谈谈两点初步看法。我的第一点看法是，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战略性地实施性暴力，会大大增加贩运妇女和女童的可能性。我谨重申西班牙政府总统所说的话。他在几周前表示，武装冲突中的妇女比士兵面临更大的危险。这是一句十分令人警醒的话。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贩运妇女和儿童成为恐怖主义团体的政治经济，或更糟糕的是金融经济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绝对、全面地打击这一现象。

此外，我要指出我们绝不能犯的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认为这一现象仅限于达伊沙。正如常务副秘书长也表示的那样，它不仅限于达伊沙。让我们铭记，曾有276名女童在奇博克的一所中学被绑架。我认为不应忽略这一事实。第二个错误是，贩运人口并非一种专门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的现象。相反，它也是一种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各种主要冲突和全球大量难民相关联的现象。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致使贩运人口成为一种更易于实施的现象。

现在谈谈联合国。我认为，尽管现有的法律架构过去不足以帮助纳迪亚，我也完全理解这种

情况。但是，我们需要开始更加有效地执行法律架构，尤其是《巴勒莫议定书》和其他文书。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国西班牙最近通过了一项“2015-2018年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全面行动计划”，其目的是确保像纳迪亚所遭遇的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其次，在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方面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将诸如贩运人口之类的严重且有辱人格的议题纳入制裁委员会的任务规定。

最后，我要讨论一下受害者。安理会成员都知道，我国一直是在保护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方面发挥标杆作用的国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组织了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在此会议上，恐怖主义受害者第一次得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今天，鲍尔大使使纳迪亚——贩运人口行为的受害者——能够勇敢地安全理事会发言，并讲述她的事实真相。

最后，如果成为一名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是严重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同时成为恐怖主义和贩运人口行为的受害者将是多么地更加严重。有鉴于此，我要亲口告诉纳迪亚并向她保证，西班牙代表团将继续奋斗，以防止像她这样的经历重演。我希望，我们将在数年内不再需要联合国各基金帮助那些生活像她一样艰难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发挥领导作用，组织了“阿里亚办法”会议，使人们能够听到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音。我们需要在安全理事会做更多此类的工作。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美国就一个既重要又热门的议题——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问题——组织今天的会议。

我还感谢长扬·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自由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克·格鲁诺先生所作的通报，以及纳迪亚·穆拉德·巴塞·塔哈女士所作的十分感人的证词。

贩运人口是极其暴利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据估计每年产生数百万亿利润。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百万人遭到贩运，她们往往遭到性虐待。毫无疑问，贩运人口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奴隶制，对此人类现在必须作无情的斗争。

在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中东和非洲，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沦为贩运的受害者。各恐怖团体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组织、上帝抵抗军以及许多其它团体诉诸各种形式的剥削，其中包括性剥削、强迫劳役或沦为奴隶、奴役或相关做法、强迫劳务或器官贩运以及其它需要紧急解决的可耻罪行。

乍得强烈谴责所有此类犯罪行为。乍得认识到恐怖主义与包括人口贩运在内的各种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密切关联，提出并确保第2195（2014）号决议于去年12月获得通过，该决议的相关规定处理了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为此，我们回顾，该决议特别恳请各会员国尽快批准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也即《巴勒莫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在这方面，乍得敦促各会员国根据该《公约》的各项附加议定书，进一步协同努力以防止和消除人口贩运问题。会员国的坚定承诺及其行动的有效协调对于查明这些无论发生在哪里的令人发指罪行的制造者并将其绳之以法绝对举足轻重。

向欧洲偷渡移民的现象每年刺激着地中海对岸成千上万的非洲青年。这是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严重罪行。然而，尽管努力捣毁非法移民网络，包括使用第2240（2015）号决议授权的胁迫性办法，该现象似乎并未减少。在这方面，乍得重申，来源国、过境国以及目的地国必须坚决处理这种恶行的根源。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更加重视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为那些旨在为青年和妇女创造就业特别是在移民来源国就业的方案提供资金。

找到持久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办法将需要安理会积极参与解决当前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特别是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其它非洲国家境内的冲突。为此，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努力禁止向武装团体提供武器和弹药，无论其特性或目的是什么。同样，安理会应该努力制止以任何可能借口破坏脆弱国家稳定的做法，以便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

最后，乍得强调，普遍执行《巴勒莫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十分重要。该公约是一个漫长的审议进程所取得的成果，涵盖了人口贩运这个因恐怖主义的演变发展而惊人和前所未有增加的问题的各个层面。应对此类罪行还需要联合国各会员国再次做出承诺和下定决心。

**包布利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武装冲突、法治缺失、腐败泛滥、虐待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系统性严重侵犯人权都是导致人类流离失所的因素，这已不是什么新闻。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以及其它地方的人类悲剧滋养了走私和贩运网络。人口贩运与走私是一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这一生意中，罪犯、贩运者以及恐怖分子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女孩沦为奴隶，受到性虐待和强暴。一些人一年仅8岁或10岁的女孩一被变成自杀式炸弹手，博科圣地组织的一些受害者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上帝抵抗军据称绑架了约3万名儿童，其中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我们不能忘记，仍有数千名妇女和儿童被羁押在达伊沙控制的地区。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遭到绑架、在公共拍卖会上被售为性奴并被强迫受孕的雅兹迪妇女和女孩。我们也不能忘记数百名雅兹迪男孩遭到绑架，佩戴自杀腰带或作为人盾在达伊沙的标语横幅下被推到前线。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则把利比亚境内的移徙者和难民作为目标。

坦率地说，安理会袖手旁观，听任这个贩运者、恐怖分子以及武装团体组成的罪恶联盟从人类

的痛苦中渔利，这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是发出有力的谴责之声，以提请关注受害者的困境。我们还可以奋起应对挑战，解决这些导致境内流离失所、非正常移徙以及难民流动的冲突，无论它们是在中东、萨赫勒、乍得湖流域还是非洲之角。国家负有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发现并切断贩运网络的法律义务。我们大家都需要做得更多，更多地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其它机构合作，并且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执行主任刚刚说过的那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能够为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它可以做更多工作，以协助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正如一些通报人所说的那样，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将有助于积极主动地查明贩运的受害者。我们需探索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做些什么。对当地的一线官员，包括执法人员、司法官员、边界干警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培训需要加强。政府、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应共同努力，以确保受害者不受到污名。受害者必须能够得到协助、医疗援助、保护以及支持，以便防止他们再次遭到贩运。

追究此类罪行的责任是最大的挑战。我们鼓励各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合作，以探索追究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分子所制造暴力罪行的肇事者责任的各种办法。我们还需加大预防力度，加强预警方面的协调和改进对潜在冲突的分析。我们期待秘书长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新的综合战略。

一个月前，在瓦莱塔举行的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来自这两个大陆的各国领导人许诺，加大联合预防和打击移民偷渡及消除人口贩运的力度。他们承诺击退有组织犯罪网络，更好地管理边界，更好地协调和执行各项协定。欧洲联盟及其各成员国站在这场斗争的前沿，与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移徙路线一带的国家一道，倡导全球更高的国际

标准以处理人口贩运问题，其中包括通过如喀土穆进程和拉巴特进程等区域对话进程。

杜绝贩运女孩和妇女用于各种形式剥削的现象是欧洲联盟（欧盟）各国的优先事项。欧洲联盟在反贩运指令和欧盟战略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行动由一名欧盟反贩运人口协调员协调。这是一个良好的做法，可与所有感兴趣的地区和机构分享。

事实上，区域组织可以发挥绝对关键的作用，正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欧洲各地所做的那样。欧安组织已经成为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平台。打击贩运人口联盟高级别会议每年汇集欧安组织参与国、欧安组织地中海合作伙伴、联合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最高级别的决策者及贸易代表。

最后，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宗教领袖切实采取行动。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真诚感谢各位通报者。他们的介绍和令人不安的证词，体现了安理会高度关注，希望解决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的问题。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凄惨的证词尤为触目惊心，将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她本人就是达伊沙暴行的受害者。

达伊沙在中东或博科圣地组织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生动地说明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贩运人口的持续联系。在世界范围内，贩运人口与贩运毒品和假冒商品，是利润最大的贩运形式之一。估计其所谓的“营业额”每年高达320亿美元（如果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是最普遍的贩运活动之一。不幸的是，恐怖组织犯下的暴行种类繁多，特别是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下，包括强迫劳动、性奴役、绑架以强迫卖淫、强奸。尽管自从世纪之交以来国际社会对此投入甚巨，但仍必须进一步努力，以战胜这一祸害。因此，我赞扬安理会主席国美国的倡议，并感谢美国代表团让我们有机会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对那些恐怖组织而言，贩运人口不仅是在平民中间制造恐怖的手段，也被用作为筹资来源，其主要受害者通常是妇女和儿童。在叙利亚，妇女遭受最严重的暴行。在达伊沙控制地区，强奸、强迫婚姻和卖淫活动每天发生。在伊拉克，达伊沙建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市场，用以买卖少数族裔女性，如雅兹迪派和基督教女性，充当性奴隶。伊拉克人权国际调查委员会描述了一个超越国界的系统，可在哪里找到雅兹迪派妇女，甚至女童。她们额上贴有价格标签，供在叙利亚腊卡的市场出售。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折磨、强奸和关押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这些行径不仅在道德上不能容忍，而且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就某些族群而言，甚至构成灭绝种族罪。这些罪行必须受到惩罚。犯下这种暴行的恐怖组织是在挑战人性的界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采取保护行动。显而易见需要保护平民，但也需要维护法律和法律原则。

安理会无数次辩论与贩运人口现象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在通过关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关系的第2195（2014）号决议时，或在最近通过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242（2015）号决议时。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化言论为行动。预防、保护受害者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

打击贩运人口是法国的重大优先事项。我所描述的三大支柱是法国为了遏制这一祸害而于2014年通过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在国际层面，我们拥有可以利用的相关国际文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即《巴勒莫公约》及其议定书，包括专门有关打击贩运人口的议定书。但是，我们需要加强这些文书，确保整个国际社会充分执行。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法国特别主张建立一个审查机制，以核查和促进这些文书的执行。我们也推动落实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打击贩运人口全球方案》，我赞扬该办事处工作出色。

最后，如同在9月8日于巴黎举行的中东族裔和宗教暴力受害者问题国际会议上一样，法国将继续利用每次机会动员国际社会。当我们听到像今天会上的证词揭露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我们就有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和起诉肇事者的集体责任。安理会会尽可放心，法国将全力以赴实现这一目标。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们感谢通报者们翔实地介绍和评估在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问题的威胁。我们必须在本次会议上集中关注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所犯罪行及其后果。

在中东和北非恐怖主义活动空前剧增的背景下，我们尤其对伊斯兰国叛乱分子继续残害少数教派、民族、族裔和信仰族群，如基督徒、库尔德族人、雅兹迪派和其他族群人员的暴行深感不安。近几个月，数千名雅兹迪教派人被恐怖分子抓获，成为活商品。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隶，被迫结婚，或遭受性暴力。许多雅兹迪派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逃离压迫和恐怖分子的暴行，被迫背井离乡，已有许多人死亡。

我们强烈谴责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我们呼吁各国加紧打击这种犯罪行为，简化相关信息交流程序，合作查明资助恐怖活动的渠道。众所周知，参与资助恐怖分子，包括通过贩运人口资助恐怖分子的个人和组织，应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制裁。

伊斯兰国所犯罪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博科圣地组织、上帝抵抗军和其他恐怖组织及团体也实施此类罪行。这种罪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局势中。国际贩运人口由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管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诱骗、拐卖、出售或被迫遭受其他暴力，身陷性剥削或经济剥削的困境，成为产生数百万美元利润的商品。

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组织这种非法的活商品交易或为其提供中介服务的犯罪集团。我们只要全面着手，而不是例如简单地采用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就能有效地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我们主张强化

联合国及其毒品和犯罪办事处的作用，汇集相关国际和国家机构的努力，根除现代奴隶制。我们欢迎这方面的工作。鉴于联合国内部的分工，安全理事会可以在打击恐怖分子在武装冲突期间贩运人口活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局势的规模和紧迫性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时。

我们认为，大会第64/293号决议通过的《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是我们该领域工作的重要指导。我们深信该计划的执行将有助于提高全球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也将是改进有关各方合作的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通过各国和国际专门组织的协调努力，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法律框架，才能根除人口贩运活动，包括在恐怖主义分子控制地区的这种最骇人的活动。

**王民先生（中国）：**主席女士，中国代表团欢迎你倡议召开此次公开会。我感谢刚才各位的通报。在武装冲突地区，妇女、儿童始终是弱势群体，面对各种暴力和伤害孤立无援，函需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近来，“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在中东、非洲等地实施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进一步损害妇女、儿童权益，恶化了妇女、儿童生存环境。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协调，共同努力，致力于加强对冲突中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我愿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应尊重当事国主权，发挥当事国作用。冲突当事国对保护本国妇女和儿童安全、打击人口贩运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前提下，提供建设性支持，重在协助当事国加强反恐、边境管控等方面能力建设，维护当事国及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第二，应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国际社会既应加强合作，有效打击人口贩运等犯罪现象，向冲突地区的妇女、儿童提供全面安全保障、开展人道救援。同时也应大力推进政治进程，促进民族和解，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消除武装冲突产生的根源，为保护妇女和儿童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三，应突出重点，加大反恐力度。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安全威胁。人口贩运已成为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国际社会应全面落实安理会反恐决议，加强协调与合作，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合力，全面切断恐怖组织融资渠道和恐怖分子跨境流动，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恐怖犯罪活动。

第四，应加强合作，确保各机制形成合力。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妇女署等机构，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分工、加强协调，形成打击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的国际合力，致力于全面保护冲突中的妇女和儿童权利。

**奥格武夫人（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愿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重要的通报会，也感谢你提交指导我们审议工作的概念说明。我们要感谢扬·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为我们今天下午的辩论定下基调。我们还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以及格罗诺先生就这一令人深感关切而且在当代相当重要的问题介绍其看法。

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的证词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心碎的，只可想象，而不可经历。我们赞赏她的勇气。

在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冲突局势令平民遭受非常严重的威胁。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是这些威胁中的一些。“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及“博科圣地”等恐怖团体全然不顾国际人道主义法，其肆无忌惮的行为给人口贩运以及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遭受性剥削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这些团体实施了令人发指和恐怖的邪恶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

尼日利亚国家向国际社会保证，它坚定不移地决心在与我们接壤的邻国即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贝宁的支持下，遏制、削弱并战胜“博科圣地”。事实上，军方解救了遭“博科圣地”劫持的

大量妇女和女童，而且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我们确信最终将解救出所有人质。

总体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单靠自己根除人口贩运和当代其它形式的奴隶制。这要求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领袖在内的广大利益攸关方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我们赞赏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努力，这些行为体正在开展宣传运动，宣传贩运活动的风险、胁迫和贩运受害者的手法，以及受害者可以做哪些事情来保护自己。

除了采取预防措施之外，各国还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巴勒莫议定书》具体要求各国保护受害者人权，并采取措施实现贩运活动受害者的身心和社会复原。订立可保护受害者的法律和程序，将鼓励他们像Nadia今天所做的那样，站出来作证，指控贩运分子及其组织。

提供保护也是受害者复原和重返社会进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需要支持包括国家和国际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开展的值得称道工作，争取实现贩运活动受害者的复原。

打击人口贩运是尼日利亚国家的一个优先事项。2003年成立的**国家禁止贩运人口署**——我认为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这种组织的国家之一——是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该署自成立以来，为禁止、预防、发现、起诉和惩处人口贩运罪行制定了有效和全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该署在国际伙伴的积极协作下，为打击人口贩运的斗争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该署的一些成就包括将人口贩子定罪以及推动解救遭贩运者及其重返社会。立法机构认识到人口贩运方面的新趋势以及进一步加强机构框架的必要性，于2015年颁布了《禁止贩运人口、执行和管理法》。这凸显尼日利亚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我们认为，从安全理事会来说，它应当在全球打击人口贩运中发挥更核心的作用。为此需要采取

的一个办法将是，安理会将冲突中贩运人口问题列为其议程上的一个单独专题。主席女士，我认为你在今天下午的午餐上提到了这一点。安理会还应加强并增进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移民组织以及在打击贩运活动方面富有经验的相关行为体的接触。这些机构的定期通报将使安理会得以了解冲突地区人口贩运方面的情况。

安理会还应考虑扩大维持和平行动的保护平民授权，增列打击人口贩运的内容。这对于流离失所者极易遭受贩运的冲突局势会尤为有益。当然，这涉及对维持和平与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使他们能够面向贩运的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开展工作。在冲突后局势中，旨在使受害者康复的各种举措应当被纳入联合国主导的过渡期司法和责任追究进程。

从我今天所听到的可以看出，人口贩运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而且，为打击人口贩运所需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各国必须履行其根据《巴勒莫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安全理事会需要展现更强的领导能力。的确，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与所有行为方协作，共同打击人口贩运。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通常在此类会议上都会感谢通报人介绍情况，这已形成一种惯例，我也要极其强烈地感谢他们。我特别要感谢Nadia Taha今天在安理会所作的证词。我认为，一个有着她这样痛苦遭遇的人今天有勇气对我们讲述她的经历，其影响程度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也许，坐在一个如此正式、像这样的会议厅里，能够直接听到这样的证词，我们感觉有点奇怪。

Taha女士的勇气激励着我们采取她一直呼吁的那种行动，并激励我们今天围着这张桌子展开的讨论。具体而言，关于达伊沙，她说，我们必须彻底消灭它。我国政府当然赞同她的看法，而且，我认为在座的各位和各国政府也赞同。达伊沙的野蛮

和毫无人性确实让我们深恶痛绝。今天，我们听到了Taha女士讲述的经历，她的遭遇是如此的惨无人道，而且，非同寻常的是，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厅里，以如此直接的方式聆听她讲述她的经历，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的经历并非唯一。还有更多不计其数的人遭到绑架、强奸、逼婚、强制皈依和奴役。

可悲的是，达伊沙并非唯一从事人口贩运的团体。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阿富汗，从缅甸到索马里，贩运人口行为在世界各地十分猖獗。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现代奴役行为的受害者有2 100万。其它研究结果认为受害者达3 500万。这一数字相当于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这种情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因此，我欢迎鲍尔大使展现领导才能，提请安理会关注这一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处理这一祸害。第一，国际社会需要展现领导力，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重视，安理会今天正在这么做。第二，我们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支持高风险群体，特别是易遭贩运的少数群体。第三，安理会需要尽其所能，结束使贩运行为得以滋长的动荡和不安全局面。

正如副秘书长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国际社会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承诺采取立即和有效的措施，来根除强迫劳动，并制止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行为。现在，我们必须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为此，国际社会每个成员必须展现政治领导力，使这一问题成为一个优先事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这需要直面严酷的事实。在我国，即联合王国，遭受现代奴役的人多达13 000人。这是联合王国的情况。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达伊沙或博科圣地之类的团体，但是，通过承认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大家才能展现采取行动所需的领导力。今年早些时候，联合王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打击现代奴役行为法案，它为我国执法当局解决这一祸害提供了更好的工具。该法案确保实施奴役者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

禁，而且，至为关键的是，它加强了对奴役行为受害者的支持和保护。

立法只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依靠各国际组织、企业和民间社会发挥领导力。联合王国正在与欧洲联盟、英联邦、圣玛尔塔集团和联合国一道努力，以便就这一问题建立全球共识。这意味着对各方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协调，而且要求确保这些组织决不能与人口贩运有关的做法有任何的联系。这意味着，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零容忍政策；国际金融机构在批准项目供资时必须完成彻底的尽职审查程序，以避免无意之中支持强迫劳动；而且，各公司必须通过确保其供应链透明度来负起责任。

至于我的第二点，即扶助高风险群体，我们今天听到，人口贩运行为使某些群体不成比例地深受其害——不论是妇女和女童，或是少数社群；不论是基督徒、穆斯林、曼德恩人、雅兹迪人，或是任何其它宗教的信徒，都无一幸免。因此，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少数群体受到保护，而安理会各成员有责任协助它们作出此类努力。

联合王国正在支持伊拉克政府努力保护各少数群体，促进人权和恢复法治。通过我们的发展援助，我们正在为保护弱势平民的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包括通过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的团体这么做。我们还在世界各地努力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因为这往往是人口贩运造成的后果。联合王国正在向那些为幸存者提供关爱的组织提供资金。我们正在通过支持诉诸国家法院的案例来打击性暴力犯罪者有罪不罚现象，并正在为着眼于促成态度转变以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各种计划供资。这包括对800名佩什梅加部队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意识到在打击达伊沙时，应如何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待性暴力受害者。我希望，所有其它安理会成员国将尽其所能为此类努力提供支助。

最后，也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是，对安全理事会而言，确保稳定和安全，是防止今天我们听到的

严重践踏人权行径的最有效途径。这意味着收复被达伊沙占据的领土。这不仅意味着确保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且也意味着动用安理会的所有预防冲突工具来防止今后的不稳定。正如尼克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归根究底，这意味着消除导致贩运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支持规范性的改变，使这种行为不再得到容忍，使治理具有包容性，确保人们不仅包容而且认同并欢迎宗教、文化和观点的多元性。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副秘书长费多托夫先生和格罗诺先生的情况通报。我今天本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心情向Nadia致以敬意。她的证词因其所反映的现实而让人无法回避，而安理会这里的现实，也让我们必须正视她的证词。

在我35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制定很复杂的一套保护人权文件，并且还增加了此类文件的数目。35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奴隶制在我们的世界依旧存在，且十分猖獗。我们在制定规范性文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践中却倒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可怕现实。因此，我们感谢美国提请安理会关注这一问题。我们感谢Nadia勇敢地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发生在她自身及其家人和她本国人民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博科圣地组织实施的类似暴行和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及其它地方为冲突所困的妇女遭受的类似暴行。

同样令我们深恶痛绝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侵害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特别是妇女与儿童，并且制定了显然是大规模奴役的计划。正如Nadia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些妇女与儿童纯粹被当作礼物送人。在人口贩运问题上，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此种行为具有自我延续的能力。贩运人口行为会加剧冲突，反之亦然。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贩运行为以多种形式出现，并且有多种目的。这一行为在西方世界也广泛存在。它往往具有性别层面的因素，更多地影响妇女及儿

童。贩运行为受害者被用作战斗人员和性奴，被逼婚，或在陆地和海上被强劳。人成为一种动产和一个为冲突或恐怖主义供资的收入来源。

我们承认有效应对这一现象有难度，特别是在冲突背景下，其本身就难以应对并顽固抗拒国际干预。在国家统治效力低下的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在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最恶劣事例中，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处理的现象，包括为此而更有效地预防冲突。调查和问责至关重要。同贩运活动有关的行为，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实施的那些行为，可能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述的各项犯罪。这种行为可能够得上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或战争罪。应当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调查和究责措施。当贩运活动跨越边界时，有关各国应当增强一道工作的意愿。会员国还必须确保提供适当的服务来消除受害者及其家人所遭受的身心创伤。

像其他人一样，我们敦促各国加入《巴勒莫议定书》，该议定书为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建立了全面框架。我们还鼓励支持最近建立的援助性奴役受害者国际议会联盟等政治层面的倡议。新西兰国会议员Melissa Lee是最初提出该倡议的五位成员之一。此类倡议向肇事者和受害者发出强烈信息，即此类行为会引起政治上的关注和遭到谴责。

我们要肯定民间社会行为体的价值，他们在向民众传播有关其人权的信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实地同政府接触。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自己不会助长贩运人口行为。我们在实地的存在应当提供给予保护的保证。我们这样做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行动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我们支持持续执行人权先行倡议、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以及秘书长提出的对性剥削和性虐待实行零容忍的做法。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有余地来探讨安理会如何能够在提高对局势认识和保护平民的情况下更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安理会应当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承认它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冲突层面，并随时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采取预防行动。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的全面介绍。我们特别感谢纳迪娅·塔哈。我们赞扬纳迪娅在向我们讲述一段痛苦经历时所展现的勇气和力量。纳迪娅的证词和恳求提出了贩运和奴役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如何修复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巨大不公正待遇这一根本问题。

我们感谢主席国美国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此举表明，我们必须加强对这一现象严重程度的集体认识。这一现象源于冲突局势——但应当强调指出，它并非全都源于冲突局势。此外，我们必须加紧法律和行动两个方面的努力，以打击贩运人口并对被贩运者进行剥削和奴役的行为。

众所周知，由于非洲和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而且也由于并非源于冲突的局势，现代奴隶制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新层面。在中部非洲和其他地方，有数以千计的人遭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等恐怖主义团体的奴役，同时还有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成为人贩子们轻而易举的猎取对象。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有些国家完全不能保护本国公民免遭令人发指的侵犯其基本人权的为之害。这些公民被贩运，被像牲口一样出售，并被奴役，过着悲惨和恐怖的生活。

面对陷于骇人听闻冲突中的弱势者所遭罪行，颇为理想化的保护责任议程变得不切实际。据估计，全球在受奴役状态中生活的人多得令人震惊，从而使广泛、普遍禁止这种令人憎恶的人剥削人现象的努力受到嘲讽。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加强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和奴役行为的全球努力。鉴于其与反恐斗争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我们必须双管齐下。

有确凿证据证明，伊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处于其控制下的地区推行奴隶制。该实体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其他少数群体采取的行动足

以证明它在实行最落后的蒙昧主义，而且肯定达到了被定性为危害人类罪乃至灭绝种族罪的要求。博科圣地组织一直在采取令人憎恶的行动，包括绑架妇女和女童以对其进行奴役和性剥削，强行招募儿童当兵，以及为性剥削市场提供货源。像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一样，博科圣地组织的行动可能符合危害人类罪定罪条件，这要求国家当局采取强有力的对策，以履行其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针对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实施性暴力是所有恐怖主义组织都在使用的常见战争手段。通过对受害者实施难以承受的凌辱和摧毁其人格，恐怖分子寻求得到受害者的完全顺从，并使受害者成为其令人发指罪行的同谋。

打击此类趋势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打击贩运人口的坚实共同措施框架。最有力的工具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这两项文书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和行动框架。最近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含有要求联合国会员国致力于杜绝现代奴隶制和贩运人口行为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最近授权欧洲各国在地中海使用武力来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徙者的行为。此类事例表明，国际社会致力于消除这一现代祸患，而这一祸患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可憎行为，而是一种玷辱当代人类良知的可耻行径。

安全理事会必须如它今天籍举行本次辩论会和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15/25所做的那样，继续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将贩运人口行为和随后出现的奴役行为定性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扩大处理此类犯罪的管辖权。此外，整个联合国系统应当动员起来，协力打击冲突局势中出现的现代奴隶制。在应对冲突局势方面，迄今采取的做法一直是强调要立即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没有重视努力打击贩运人口行为。然而，随着这个越来越多地影响弱势男女老幼生活的现象不断升级，将这一问题视为一个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

关的事项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正如安全理事会在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中指出的那样，因为贩运人口行为损害了法治，并为其他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推波助澜，而这可能加剧冲突和不安全状况。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加紧打击和消灭恐怖主义团体的集体努力，加强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有关的国际法律框架，强调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至关重要，并开展国际合作，力求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机会，以此作为防止和消除这一令人发指做法扩大的手段。

尽管目前正在作出重要努力，以便粉碎诸如伊黎伊斯兰国或“博科圣地”这样的恐怖组织，但至关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作出努力，以便保护弱势群体免遭贩运、奴役和剥削之害，这些现象都是当代世界在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方面最大的文明倒退。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倡议并召开本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以及自由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克·格罗诺先生所作的通报。我们感谢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参加本次辩论会。我们感谢她勇敢讲述她自己和亚兹迪人社区在令人憎恶的“达伊沙”犯罪分子手中的悲惨遭遇，达伊沙不是“伊斯兰国”，也不是任何一类国家——他们不过是一伙罪犯，国际社会必须打败他们。

不容否认的是，打击贩运人口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贩运行为有损人的尊严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最近，恐怖团体一直在实施最恶劣形式的现代奴隶制，我们今天听到的一切就是例证。此类恐怖团体正在有系统和大规模地对各种族裔群体和宗教犯下罪行。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必须展现领导力，有效应对这个问题。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此类行径为

族群间和族裔间冲突推波助澜，导致陈规定型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并且助长暴力循环。

诸如达伊沙、“博科圣地”和上帝抵抗军犯罪团伙等恐怖组织蓄意绑架妇女和儿童，然后把他们用作人盾、自杀式爆炸手，强迫他们成为性奴，或者强迫他们劳动。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此类行径属于国际界定的贩运人口行为，此外，这些行径如果在战争地区实施，可以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应予惩处。恐怖团体大规模贩运人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直面这个挑战，特别是考虑到此类行径通常是在国家管控之外的地区犯下的。约旦支持今天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这是第一次发表此类声明，应能帮助我们应对恐怖团体贩运人口构成的挑战。

约旦认为，我们必须加强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恐怖团体贩运人口的力度。这需要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作出努力。

在国家一级，各国应在国内加强有关武装冲突期间贩运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受害者的宣传活动，包括通过教育和社交媒体来这样做。必须让社会各界了解此类行径的法律后果。同样重要的是，各国应通过相关立法，并且作出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改革，务必把此类罪行的施暴者绳之以法，包括把他们移交有管辖权的国家或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受审。同样，各国应提供医疗和心理帮助，并且设立项目来帮助人们重新融入社会，尤其是由于武装冲突而成为难民的情况。

在国际一级，必须开展合作来加强需要技术、物资和后勤支助的国家的能力，特别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贩运行为受害者的脆弱国家。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及其专门机构，主要包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儿基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开展这项工作。所有机构都必须在这一领域作出努力。我们还应加强维和人员发挥的作用，必须为他们提供必要资源，

以便协助恐怖团体贩运行为的受害者。此外还应任命特别顾问。

就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而言，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秘书长必须提交一份报告，其中载有执行各项战略和机制的建议，以便应对恐怖团体贩运人口行为构成的挑战，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尊重国际法治或人权。这样一来，我们能够执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的行动计划，包括《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全球行动计划》。同样，我们应支持联合国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托基金，必须与适当的联合国机构和机关一道为该基金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其它支持。

约旦法律规定贩运人口是犯罪行为。此外，约旦王国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约旦官员严肃对待打击贩运人口问题，以便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和医疗保健服务，使他们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合作，约旦为叙利亚难民建立了一个医疗保健中心。此外，我们与儿基会合作成立了一个儿童教育中心，儿童可以在那里获得心理和社会服务。

最后，约旦将继续进一步作出努力，以便打击恐怖团体犯下的贩运人口罪行。我们愿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打击这一祸害并解决其根源问题，从而防止这种罪行。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要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对你和美国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表示赞赏，我们支持召开这次会议。这一举措是及时和适当的，以设法揭露贩运人口的罪恶行径，达伊沙、博科圣地组织和上帝抵抗军以及其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越来越多地犯下这种行径。

在冲突局势中日益频繁地发生这种恶劣行为的事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确和现实的威胁。因此，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而且还有联合国系统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应当更仔细地审视这一威胁并采取一致行动。我谨感谢今天的各位通

报人——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尤里·费多托夫先生和尼克·格罗诺先生——他们的宝贵见解和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讨论。我也仔细听取了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的发言，对她在这样的逆境中所展示的优雅、勇气和毅力感到折服。我和我国代表团被她叙述的经历和痛苦深深地打动，我确信所有受害者的经历都是如此。我们非常赞赏她今天出席这里的会议。

马来西亚谨强调，我国彻底谴责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的不容忍、恐吓和暴力行径，特别是受害者遭受奴役、酷刑甚至谋杀的贩运人口行径。我们旗帜鲜明地拒绝达伊沙和博科圣地组织等团体试图在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任何联系，伊斯兰教的基础是和平以及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人的尊严。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高兴地加入了安全理事会的共识，欢迎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我们认为，该主席声明是安理会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确认人口贩运问题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层面，同时强调必须对其责任人采取协调、持久和果断的行动。

主席声明也完全符合安理会目前所作的努力，以便更好地协调执行其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中的政策与立场。虽然我们强调遵守和尊重这方面的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信条的核心重要性，另一个同样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更好地综合和协调在国际刑法、特别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巴勒莫议定书》框架内所作的努力。

为了响应概念说明中关于进行具体、面向行动的讨论的要求，我想同各位分享以下三点建议。

为了以全面和综合方式处理人口贩运的祸害，我们强调开展并制定重返社会活动和方案的重要性，特别是为了那些获得自由的妇女与儿童，不仅要保护他们以免再次受害和遭到污名化，而且也要使他们能够相信在受害之后仍有希望。尽管意识到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冲突情况下发生的人口贩运，

但我们谨强调，各国遵守并执行《巴勒莫议定书》等文书是多么重要，其中包括旨在使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获得身体、心理和社会康复的规定措施。

例如，为改善与现行举措的协调，意味着要把主席声明中描述的结果和构想引进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工作，该工作组根据第2225（2015）号决议也更加关注在冲突局势中劫持和绑架儿童的问题。可以同关于基地组织和相关个人与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9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制裁委员会的工作，建立进一步的联系。

最后，马来西亚认为，人口贩运问题不仅对冲突局势中的国家，而且对许多国家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事实上，由于我国所处的地点以及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马来西亚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不得不苦于应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需要包括政府、多边伙伴、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对话者在内的所有方面进行广泛的协调与合作。鉴于人口贩运和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跨领域性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政治意愿是决定能否取得具体和持久的成果和改进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安理会完全能够继续发表坚定、一致的声明，并以明确要求对肇事者进行问责和不许他们逍遥法外的同样有效的政策决定和措施作为后盾。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谨感谢美国召开本次会议。我们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和自由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克·格罗诺先生的通报，并感谢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提供的宝贵证词。我们赞扬民间社会代表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他们对本次会议作出的贡献。

我们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是安理会发出的一个团结一致的信息，即有必要处理冲突局势中的人口贩运问题。我们赞赏该案文强调联合国系统内部应有的互补性。

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人成为贩运的受害者，每个国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这一祸害的影响。由于国家无法控制本国领土和保护平民人口，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报告、揭露和起诉这一罪行是一件复杂的事。传统上犯罪组织受益于这一活动，但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体的出现使其更形严重，后者为了维持其非法活动而从贩运人口中获利。对这种活动进行谴责还不够，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

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不仅为了经济目的而劫持、剥削和贩运人口，而且远为更严重的是，把它作为在不赞同其理念和目的的人中间制造恐怖的战略。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剥削行为加剧了这一情况，其受害者多数是妇女与儿童——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一些冲突局势中的脆弱民众经历过这种现象。由于雅兹迪人过去十年遭受的宗派迫害以及他们今天作为恐怖团体受害者的经历，他们的情况尤为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完善对这些群体的保护机制，采取具体步骤防止绑架，并起诉人口贩运的肇事者和所有参加者。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安理会确保在第2225（2015）号决议的执行工作中规定采取防止在冲突局势中绑架儿童的措施。

改善对贩运受害者的医疗和心理支助也是一个紧迫事项。我们需要从文化着手，改变对被绑架和虐待的妇女与女童的现有观念，以便她们能够返回自己的社区并且排斥的做法不再循环延续下去。所采取的行动应避免这些人第二次成为受害者，并应保护她们的尊严和权利。我们必须加强在危机和冲突后局势中的预防和行动能力。应当更密切地调查这类非法活动。我们认为，必须扩大联合国系统内有关该议题的报告，以便为保护平民人口采取适当措施。本组织的维和行动也必须能够扩大其在该领域中保护平民的工作。这将需要对维和人员和文职人员进行更好的培训以使他们能够识别这种非法活动，并改善对脆弱民众和受害者的保护。

除非各国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消除不平等、贫穷、缺乏信息和各层面歧视等使受害者更

加脆弱的各种必备因素，否则我们不会看见防止贩运人口并最终惩罚施害者的结构性变化。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感谢扬·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先生、自由基金首席执行官尼克·格罗诺先生而特别是Nadia Murad Basee Taha女士与会通报情况。我敢说，她的发言表达了成千上万妇女和女童被压制的声音，即使现在她们仍是这种可耻和令人憎恶的行径的受害者。

贩运人口是一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幸免的跨境犯罪。近些年，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北非的武装冲突局势导致有利于这种犯罪活动的不同原因和动机都加重了。受武装冲突局势影响的平民大规模流离失所，使他们在这种应受谴责的罪行面前更加脆弱，特别是妇女、女童、男童和青少年。此外，已经看到，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分子把贩运人口作为资助其犯罪活动的策略的一部分。

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按照在编制该报告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世界有8个国家报告了有来自叙利亚的贩运受害者。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2011年以前，当叙利亚冲突初起时，叙利亚人成为这种犯罪的受害者极为罕见。

由此我们应能得出结论，不幸的是，训练、装备和唆使那些为政治目的推翻国家的暴力极端主义为行动基础的非国家行为体只会助长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人民胜利阵线和征服军等这类团体的活动。因此，它们犯下一系列暴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尤其针对最弱势群体，比如妇女和儿童。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充分尊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中关于禁止向此类武装团体提供武器与资金和后勤支助的规定，以便

有效减弱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并由此降低贩运人口和剥削处境不利的人的可能性。

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徙者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都是猛烈冲击非洲和中东众多地区的战争、政治不稳定、贫穷、恐怖主义和普遍暴力等悲剧的产物，这使他们成为贩运人口的潜在受害者。我们认为，另一方面，从贩运人口中获利的犯罪团体的活动进一步加剧，这日益与限制性和排外性日益增强的移民政策、缺乏规范的移徙和家庭团聚渠道，以及寻求庇护者、难民和移徙者缺乏规范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有关。正如Nadia请求国际社会的那样：不要对逃离非洲和中东陷入战争的各国的移徙者关上大门。一些政界人士认为，逃离暴力的移徙者没有造成恐怖主义，而他们恰恰是这种卑鄙的政治和军事做法的产物。

虽然我们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辩论会，但我们认为，有效防止和消除这种罪行的努力需要确保所有会员国有充分参与的广泛民主空间，以便使这一领域有专门技能的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与各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一道协调行动，实现协同增效作用。

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帮助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各国加强机构能力，以便履行他们防止和打击贩运人口的法律承诺和义务。在这方面，我们认识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在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打击人口贩运的全球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和其他政府间组织按照各自任务授权发挥的作用。

最后，委内瑞拉再次承诺，它将履行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议定书》和其他有关此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书所承担的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美国代表身份发言。

我和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我们的通报者：埃利亚松副秘书长、费多托夫执行主任和格罗诺先生。我感谢他们的通报，也感谢他们在现实世界里努力打击贩运人口现象。

Nadia，我无法想象的是，每次让你重述经历时，你会感到多么痛苦。没有人应该被迫忍受你和你的家人所经历过的事情，永远不应该。你在这里勇敢地向我们所有人述说你的遭遇，这证明你的坚韧和尊严，当然这也最有力地表明你不接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主张。

我们在这里开会已有2小时15分钟。应当牢记，在这段时间里，妇女和儿童和其他人正生活在Nadia所描述的那种环境。我们坐在这里，他们却正遭受恐吓。而且他们梦想逃离，不顾一切想脱身，但却受困于野蛮武力，无人救助。至少从2014年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伊黎伊斯兰国问题。但是Nadia，我认为你以一种人性化的方法来讲述其中的利害关系，这对听你发言的人来说极其重要。我认为，任何听到你发言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听到的话和你的经历。我们真正为你的勇气而惊叹。我也同意刚刚发表的意见，当接待难民和个人逃离的事被政治化，以及难民以不同方法受到讽刺时，你的经历和证词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当人们逃命、逃离恐怖和冲突和性暴力时，却讽刺整个难民群体的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第一次开会讨论冲突中的贩运人口问题。这次会议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有些令人费解的是，安理会此前却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开会讨论了贩运武器、石油、文物、自然资源和野生生物等问题，但这却是我们第一次开会讨论贩运人口问题。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几乎在世界任何有冲突的地方都能看见贩运人口的现象。贩运人口在冲突中猖獗起来，而贩运人口也加剧冲突。

武器、毒品、失窃古董和其它非法物品的非法贸易往往循着贩运人口者使用的类似路线，而且由

同样的犯罪网络进行，这一点绝非巧合。这些非法活动维持着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犯罪网络，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外，贩运者经常强迫他们自己的受害者犯罪，例如参加恐怖主义行动、运输非法武器和生产毒品。这些罪行本身当然进一步损害了我们的共同安全。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将人视为财产的政府、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对保障我们共同安全的规则和准则往往显出同样的蔑视。然而，尽管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锲而不舍地努力设法根除贩运人口行为，但这种犯罪仍然存在。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关统计数据令人震惊。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2 000万人被强迫劳动。据估计，其中有550万人是儿童——550万名儿童。更有甚者，正如格罗诺先生指出的那样，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正在积极和有意识地挑战禁止奴隶制这一禁忌，它们不仅广泛开展贩运人口活动，而且还在社交媒体和宣传资料中大肆鼓吹这一行为。伊黎伊斯兰国将妇女和女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战斗人员，有系统地强奸这些妇女和女童，并在市场上将她们像牲口一样出售。年仅4岁的男孩被迫进入幼童训练营。在那里，据报道，有人发给他们洋娃娃，在上面练习斩首。这真野蛮。

伊黎伊斯兰国过分到甚至于向其追随者发布关于如何对待他们的奴隶的导则，以歪理邪说为这种最邪恶的行为辩护。该导则指出：“准许买卖或作为礼物赠送女性俘虏和奴隶，因为她们不过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而已”。他们告诉追随者，“准许同未到达青春发育期的女性奴隶发生性交行为”。换言之，强奸女性奴隶是准许的；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鼓励这样做。当我们试图描述这种邪恶行为时，我们发现自己江郎才尽，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词。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纳迪娅能够谈论无法谈论的事情，并找到适当的言词。我们为此感谢她。

有关博科圣地组织邪恶行为的故事同样令人震惊。据报道，10月2日，该团体强迫四名女童和一名

男童在尼日利亚的迈杜古里市实施自杀式爆炸。其中三人在晚祷期间袭击了一座清真寺。有15人，包括这3个孩子，被炸死，另有35人被炸伤。据目击者估计，这些炸弹手年仅9岁。

2014年9月，14岁的玛尔萨连同她的两个姐妹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她被带到该团体的一个营地。她后来告诉记者，“他们告诉我不要到外面四处走动，当我这样做时，他们就会打我。他们告诉我不要说话，我要是说话，他们就会打我。他们告诉我不要唱歌，我要是唱歌，他们就会打我”。她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给了她一个新名字，并被人违背她的意愿嫁给了一名战斗人员。玛尔萨说，博科圣地组织战斗人员开展的行动有两次，她被迫为他们运送额外弹药。“他们要我杀人，”她说，“但是，我绝不能容忍自己杀害任何人”。她说，“博科圣地组织成员试图迫使我的姐妹杀害一名老人。当她拒绝时，他们转而向她开了枪。”有一天夜里，玛尔萨和另外两个女孩逃进了丛林。“那些记忆仍在困扰着我，挥之不去”，她说。

对于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等团体来说，奴役已成为它们最能展示才华的战争武器之一，被用来灌输恐惧、造成痛苦、招募信徒、奖励战斗人员、促使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改变信仰、奖赏作战者和带来收入。它们相互学习最恶劣的做法。这是一场显示谁比谁更邪恶的激烈竞赛。

因此，我们——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所有文明社会——能够做些什么来根除这一祸患？当然，我必须谴责这些邪恶罪行和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我们必须继续记录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还必须全力制止为贩运人口者提供理想氛围的冲突。当然，我们必须致力于消灭那些将贩运人口活动作为战争武器的团体。

为此，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美国组织了一个由6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来削弱和消灭伊黎伊斯兰国，并在安全理事会促使各方努力遏止被极端主义

主义团体用来助长其恐怖活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非法资金的流动。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明天将主持一次会议。届时，安理会其他许多国家的财长将同他一道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将力求加强会员国为切断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作出努力。

同样，我们继续向乍得、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和贝宁等国政府提供安全和反恐援助，协助它们打击博科圣地组织。我们还正在继续同非洲各国合作，打击上帝抵抗军和仍然逍遥法外的约瑟夫·科尼。最近几年，上帝抵抗军遭到了削弱，处于分散状态，但是，只要它依然存在，只要约瑟夫·科尼依然逍遥法外，有关各地的儿童、妇女和平民群体就有可能被绑架。然后，正如在座各位都知道的那样，这些被绑架者会被迫去绑架他人。在某些情况下，诸位看到，有人要求一些儿童去绑架和杀害其他儿童。这是邪恶的。因此，该项努力也不可或缺。

在冲突中，贩运人口活动猖獗横行。因此，我们必须制止冲突，同时要追捕最恶劣的肇事者。除这些努力外，我们还必须问一问，我们各国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使我们自己不助长贩运人口这一犯罪行为。

第一，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我们自己的做法，从采购到分发，不会为贩运人口活动推波助澜。这意味着要采取步骤要求政府承包商和分包商禁止已知会助长贩运行为的的活动，例如规定收取工人招募费属于非法，因为此类费用会导致背负债务。通过实行此类要求和保护，各国政府可以显示，就切断现代奴隶制的供给链而言，它们说到做到。我们各国还可以为私营部门制定最佳做法。

第二，我们必须教导人们如何实际看待贩运活动的受害者。这可能极具挑战性。有些遭受过贩运活动侵害的人会竭力避免被查出这一经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或其亲人的安全，或者害怕被遣返或受到其它惩罚。当贩运活动的受害者被看到时，他们往往被视为罪犯。人们仅看到这些人所犯

的罪行，而没有看到导致他们这样做的势力、欺诈行为、胁迫行为和恐怖行为。要学会正确看待贩运活动的受害者，就必须使各级政府和各种机构的人员对此问题有敏感认识，还必须使信仰组织、业主、教师和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等政府以外的伙伴参与努力，因为这些行为体最有可能同受害者接触。

请考虑最有可能遭受贩运行为侵害的群体之一：国际上的流离失所者，也就是逃离冲突地区的难民。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目前有近6 000万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都要多。然而，同这些弱势者密切接触的援助工作者、维和人员和其他团体往往缺乏发现贩运活动迹象所需的培训，而且，甚至那些受过培训的人，他们拥有的资源也往往极为有限，无法援助被查出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巨大缺口。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填补这一缺口。我赞扬约旦，因为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该国接纳了628 000多名叙利亚难民。不但如此，约旦最近还建造了第一个专门用来收容和协助贩运受害者的避难所。

再举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例子。美国交通运输和国土安全部委派工作小组对大约5万名航空公司雇员进行了培训，教导他们如何有把握地确定有人涉嫌贩运人口并实时告知执法当局。

第三，我们需要鼓励更有力、更富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有人正确地强调，强迫劳动每年所得利润估计在\$1 500亿，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每年用于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发展援助金额不到人口贩子利润的千分之一，两者差距极大。

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增加资源，还需要在使用资源时进一步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我们一再看到，把受害者和幸存者纳入决策进程可产生更好的解决方案，它们可提供Nadia在今天会上为我们提供的那种视角。为此，美国政府不久即将启动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口贩运问题咨询委员会，它全部

由幸存者组成，目的是帮助为打击贩卖活动和赋予受害者权能方面的联邦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和指导。

1865年12月6日，美国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在这项修正案通过之前，我国有好几代男女老幼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遭受奴役，在枷锁下出生、生活、死亡。经过一场残酷的内战，在损失了60多万人的生命（超过美国人口的1/50）之后，才废除了这种制度。正如我们所知，即使在那次战争结束、修正案通过后，仍然存在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即使在今天，仍可在我国强烈感到奴隶制的遗留影响。

在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一百五十周年时，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恰当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的话：

“给奴隶以自由，就是对自由人的自由的保证——我们所予所护皆是光荣的。”

林肯这段话指的是为解放美国奴隶而作的努力，但这段话也同样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安全理事会。我们

现在发现，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我们食用他们收获的食物，使用以他们开采的矿物制造出的电话，穿他们制作的衣服。安全理事会是建筑在我们各国和平与安全息息相关这个前提之上的。但是，诚如林肯所理解的那样，人权亦如此。

今天在座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贩运人口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现代奴隶制不人道。我们知道，不应该再让任何人承受Nadia和许多妇女、女孩和其他人就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讨论的时候所承受的种种苦难。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100多年前林肯对美国人所说的话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自由和尊严与数百万像纳迪亚这样的贩卖人口活动受害者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些受害者有着极大的尊严和勇气。我们通过斗争确保他们享有自由，就是对我们自身自由的保证。

下午5时35分散会。